

延安市

騾馬大會啟事

本市貿易工銀因國經濟，蒙蒙市面商業起見，特定自農曆十月初一日（陽曆十月二十九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在本市舉行觀摩大會一個月，屆時本會除對社會各團在自由貿易區開之下予以各方面的便利，並聘有名利二社公會公派一月以助盛興外，尚望四方客商遠近光顧踴躍蒞會，不勝歡迎之至。

華英市聯誼大會籌備會啓

八月

清河區八路軍

兩度攻入高苑城

克博興四敵據點人民重見天日

西院院裏，高苑城，或入僑營診所，當時鑼響急徵鐵甲，廿號僑營六十名，生俘僑所長以下七名，遊長城臺上七號，生俘僑二十五名，鐵甲手鎗一門，搜獲一批，長夜槍一百五十五號，彈藥三十餘發，送僑營一付，油印機一架，洋車七輛，及其他手鎗日用品等物。廿四日我清東部隊及惠東常備隊駐紮，僑營僑家五十餘，生俘僑軍十餘，鐵甲機槍一挺，長夜槍四十餘支，手鎗若干，馬一匹。(二)自敵偽惠食我兩塊地，安設王文、胡化鎮、小張家、周家莊等點後，當地人民即被投入水深火熱之苦境，終日為敵納糧運路粵奸，生活破產，相繼流亡。我清河八號軍，為解民於倒懸，尤應救護。

五千以上，以此類推，更不能想神國在物資荒乏之狀態，故將碎匪連夜日往之耗費戰事為剝削之消長戰，戰勝是接自己之敵營為別大抵相銷無補之耗。這是切法法西斯匪徒費用之伎倆。

洛川一帶軍糧山積

日久霉爛拋損極多

居民婦女橫遭駐軍蹂躪

(本報訊)國民軍派駐之鎮中一帶，自晨早望，人民便驚，若不發生；且以河南災情來談日景，饑寒交迫，國民軍當對此悲憤，不思救濟，反因於五六月間，向人民強徵大批軍餉，日夜催索。此項軍餉，悉由北軍領以給治川一帶，糧餉以作攻漢之用。其中已有適在武功等處過者。繼則限糧增捐日久，騷擾生端，選輸人員亦任意盤剝，沿道拋棄極多。大公报七日四日說：鄂省防務執行記者電述逃兵情形，謂官兵三眼以北聚衆求請，填填米糶，有知出治，生若填填者，不可記賬，行軍至此，同遭害及顯見其乘發，使人下淚！」同官府近赴食庫中，一次即有一千大包穿窬腐爛發臭。沿途居民，無不驚地避匿支應各樣甚多拘禁。每餐男子，皆被殺而計軍廿四日。值此發忙，田中無人，麥地不得翻，秋種不能播。只好看莊匪徒滋擾，耕牛草斃。甲村賊案，被擄去女工數人，身邊還帶一雙乾靴，亦竟遭劫掠之士兵侮辱等。張某忍辱與敵，修工事到第十八天，日語國民軍門前反對並罪大惡。安子明付屬民孫權中(曾在河東國民軍軍隊中任長官)，一姓，彭道輝女旋光衣服，任意污辱，一個婦女散在褲裙帶中的十五元銀片，也被搜去。當時年華歲末，被軍隊隨意搶劫及驅殘虐盡，往往意日不得歸家。當地民眾，水漲火熱，惶惶異常，均紛紛攜資行乞避難。

太行武東縣萬人集會

公審投敵國民黨特務

「警察執行」云：「武昌國民黨紛紛子槍斃李，組織新民會。勾引敵偽，被殺後，激起『仇東家』之恨憤恨，故匪徒乘機而起，一月內死傷不勝計數的婦女被殺害，情狀尤為慘痛，本月二日，武軍撤去於某某等村分三堆集合，到者一萬二千以上，『要求國民黨取消陳克寬當官日的特約政策』，『應國政府籌款人佔領地的權利』等語紛紛與國民黨特務份子勾引敵人佔領地，其其被殺破壞民主的小大罪狀。如在鐵嶺站鐘樓頭前，需方等便便發了一槍打一敵人，其估計，彈彈把武（准）東分成三堆地面，一都是曾經一暴徒一舉敵人，但被我免丁的『不難持』，由武（准）東軍隊負責維持。一種是根據地，經過敵人，爲食改裝敵區，仍暫治安區，由敵及二副共同一負責維持。一種是根據地，經過敵人，爲食改裝治安區，由敵及一根據地活著的特務被迫維持。又如公場武門正館，敵，即將全軍派來都，以最少幾個人守建廠，未能全數搬走。某一個鎮，在黃陂一帶，武軍武員紛紛地夜間將房屋房門口封住，過及後，便部隊受敵人的襲擊等，武軍武員紛紛地連這幾年來死在國民黨特務份子手下的三千武勇兵士們，全被槍殺，何其大的吼聲：『反對國民黨勾引敵人佔領地』。彭彭彭達了這大路，我政府中，鄉樹六個民兵，以彈刀致死十六個包圍他們的敵人，然後才逃往他處。胡胡胡一些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對湯姓趙姓一縣人民的土兵說：『你們跟鬼一樣，就是漢奸，我不吃你們漢奸的飯』，抵合八天後，竟有此四事。最後要說國民黨勾引敵方的勾引敵人不進行破壞的許多事實，此時合我一致要求陳克寬撤職查辦。洪水被國步多『新民會』有黨員，土紳周某等，並從國組織一反面而反轉務宣傳委員一名，並經分列解決，其史實偉大會上公布，公署主犯紀國輝、張仲臣、藍登等三名，後即分別解決，其主犯紀國輝等因該案請判死刑。在一加強糾正工作一日號要委，其有民兵提議，『保證村裏沒有一個匪徒漢奸』，立即得到金福貴同某某等村，並抽撥了十名警環環，決心要把城人擠出去，會上各們被強加入一『新民會』的份子，拘在某某的督促下，向政府

海通，保護不讓損失。

紅軍攻克卡拉車夫

哈城市郊展開巷戰

【路透社莫斯科十五日電】今夜蘇聯公報稱：八月十五日，布利安斯克方向我軍克服敵人抵抗，於斯列登堡附近佔領卡拉車夫城。同一方面，我軍繼續攻勢，前進六至十公里，並佔領原居民點七十個。在哈爾濱門方向，我軍擊退敵人反攻，向前推進，數居民點被佔領。在斯伯爾斯格莊克羅格連之我軍，向前推進，佔領六個居民點。其餘師隊，有偵察活動及大規模迫擊砲互擊。八月十四日，全蘇共役傷傷傷亡者七十輛，擊落敵機六十四架。卡拉車夫在奧勒爾附近之布利安斯克克軍甘世，爲五日電】莫斯科：蘇聯坦一克部砲突然切斷哈爾科特火區之鐵道，故該處蘇軍獲得大勝。

【路透社延安十四日電】蘇聯報稱十四日公報中稱：在佔領斯伯爾斯格莊克羅格連之我軍，德寇損失甚巨，估計在該區域中，德寇每日損失當不少一萬名。據公報披露之數字，本日一蘇聯軍報披露之數字，本日一蘇聯軍報披露之數字，本日一蘇聯軍報披露之數字，其餘各連，擊落德軍亦在

感言

續範亭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中國之命運」，我想凡是中國人，都必然很關心很注意這篇東西，因為中國之命運，就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家的命運，就是或生、或死、或存、或亡、或榮、或辱的命運。如何能不關心，不研究，不批評呢？就是不識字的同胞們，也應該問一問蔣介石先生說的些什麼話，辦的些什麼事。如果你以為這是蔣委員寫稿的，不用研究，不用批評，絕對沒有錯誤，盲目的接受，那你就不是革命者，不是國民黨員，更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進步人士，不是中國的國民，那你就沒有筋骨的只知順從的奴才走狗，因此我也應該談談中國之命運。當我看到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的廣告時，也是很不得以先睹為快，及我既看到中國之命運時，覺得抗戰六年，不但毫無進步，而且變本加厲，使我對蔣先生的一點幻覺，也完全打消了。嗚呼！此亡國之論，胡為乎來哉！其中細節，已有陳伯達、范文瀾、呂振羽、齊世榮、何思敬、艾思奇諸先生批評甚詳，可謂美矣！可謂盡矣！我的話比較粗些，但也是亦條條的。我所看到或聽到的，就是這本告敵頑敵民都是反革命、反三民主義的言論總合起來，就是一「法西斯主義中國化」。蔣先生決心要把中國拖到黑暗的西瀾基去。而法西斯奴才們，正以此灌輸我們的青年，毒害我們的青年。全國同胞，你們看可怕不可怕！

看了「中國之命運」之主要內容，一方面主張完全保留中國封建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用不再革命論；一方面反對共產主義，同時反對自由反對民主，與同盟國政策路綫完全相反。前者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後者是扶長法西斯帝的獨裁主義。試問舊的中國，如果是好的，為什麼百多年來被打得落花流水，幾至亡國，孫中山先生又何必革命？如果說法西斯獨裁是好的，同盟國為什麼決心要消滅他？共產黨如果是好的，同盟國為什麼又努力的幫助他，毀滅他？

蔣先生是惡榜的是一個「誠」字，但誠是一個抽象的名辭，希施、惡魔、日魔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有決心、有恆心，可謂有誠心。中國有句俗語說：「假君子鬥不過真小人」。以十分的精力做壞事，就是真小人，真小人有組織，也頗厲害。但是，今天他們所遇到的是假君子，是以蘇聯為基礎的同盟國統一戰綫。真小人遇上真君子，他就非失敗不可。中國的事也是

遺失啓事

本處某同志於今年一月遺失二等殘廢證一紙，號碼爲 NO. 00340 特呈報上級另行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軍法處

大要麼，而亞歷斯克竟直接感受威脅。東勃利——布列安斯克鐵道以南之蘇軍，曾在亞羅米以西陣潰零散，與蘇軍連，德軍確切所逼，被囚於斯摩爾斯克。

幫助他，戰揚他？

蘇聯生最優秀的是一個「誠」字，但誠是一個抽象的名辭，希魔、惡魔，日寇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有決心，有潛心，可謂有誠心。中國有句俗話說：「假君子多了真小人，以十分的精方做壞事，就是真小人，真小人有了組織，也頗厲害。但是，今天他們所遇到的不是假君子，是以盡忠為基幹的同盟國統一戰綫。真小人遇上真君子，他就不失敗不可。中國的事也是

如此，不能例外的。

他這一格東西，完全是反革命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中國化。國人試想，世界大戰結束後，肯能容許法西斯主義存在嗎？這完全是違反中國人民意志，違反世界潮流，將介石自己主觀的命運，而不是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究竟何在呢？中國之命運，就在於抗戰勝利，協同盟國消滅法西斯，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毛澤東先生的「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諸種論文，那就是中國的真正命運。再不能有其他命運。因為這些論文，都是合乎客觀命運的，唯物物的，革命的，而不是個人幻想的，唯心的，反革命的，「中國之命運」。

當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候，是以他個人的命運，來決定中國之命運。說他的八字好，正合乎做皇帝的資格，皇帝是做了，可惜沒有算準時間，兩個月後就吐血而亡。

吳佩孚也常常扶乩，算卦打八字，說他可以統一中國，想拿個人命運來決定中國命運。可惜也沒有算準，十個年讓國民軍打得落花流水，十七年北伐摧毀了他的全部基礎。現在他也死了。

今日蔣先生提出「中國之命運」，名辭上似乎比他高一着。然而觀其內容，也完全是以唯心論，主觀主義，自私自利，獨裁夢想的個人英雄主義，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而其中又有許多話，都是和日法西斯軍閥的目的相符合的。全國同胞們，我們要萬分警惕呀！這是製造內戰的準備工作。

中國的推命家，都是從個人命運出發，來決定國家大事，這是完全唯心的。真要推斷國家命運，必須先推斷世界命運。中國是世界一部份，不能遺世而獨立，毛澤東先生說：「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非常正確的。沒有世界眼光，妄自尊大，以個人野心夢想，來推斷中國之命運，那都是夢泡，胡說，妄想，必然走了死路。

我們推斷現在的「世界命運是走紅蓮的，向光明一方面發展，而不是走黑蓮的，向黑暗一方面發展。法西斯主義就要死亡，革命的力量正在發展。中國是同盟國的一員，中國命運也必然是向着光明的方面發展。而蔣先生偏偏押到黑暗一方面，現在寶盒子已經揭開了，明明白白是紅的，你怎麼硬說是黑的，非獨裁不可呢？除了法西斯第五縱隊這樣瞎講，還有誰肯這樣講？由此證明，中國國民黨法西斯化不只一日了，今天才完全揭露出來。法西斯奴才們，用抽籤換柱的方法，把國民黨篡竊去。古人有解國禍鉤之喻，今日竟有禍黨而篡國者，當得何罪？

一九三五年，我在德國割腹後，答各友大信中就說，「中國如果法西斯化，我們不但有殺頭之罪，而且有關割之虞」。那時候，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法西斯。一九四〇年我答友人信中，也論法西斯命運推推算了，算了一算，得到三十四個倒字的結論：「日事速彰，倒行逆施，沒落階級，勢必至此；勉強掙扎，不足救死，前途如何！一途觀而已！」

今天國民黨的反骨，如果還不懂悟，還照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發展下去，那麼，他們的前途也必然是如此，是自找死路的。而真正中國之命運却是勝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獨立平等的。為什麼？因為有了共產黨的保障，中國勞苦羣衆先進人士的保障，毛澤東政策路線之保障。

就以蔣介石本身說，國民黨本身說，也並不是日暮途窮，並且不應倒行逆施；只要他們肯向前進，不要倒退，所謂「山窮水盡路絕，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因他們自私自利的近視眼，苟的既不退，走的方向又是無道，所以總覺的前途沒路了；於是乎倒行逆施，提倡獨裁，惡意毒制度，傳法西斯衣鉢，集封建之大成。北洋軍閥除黎元洪中山的段祺瑞老狗；上海大流氓屠殺工農革命黨的黃金榮等，蔣介石都早拜為老師；對段祺瑞死後主張國葬，對黃金榮則推為當代聖人，寫他建立憲政碑，創修花園墓地，又復任官僚政客楊水泰，賣國外交家黃郛第一班壞人。她在中國軍閥、官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還有那托派餘孽，一爐而治之，變成了中國式法西斯主義大組織。這些走狗們他散佈全國，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範圍內，接援間，造謠惑衆，反對進步，破壞團結，叛國通敵，無所不為。揚毒下毒藥，手槍、短刀，實行暗害、刺殺、活埋、凌辱等，無所不為。說得殘酷，無以復加。就在我自己遇過圍，已經發現了五六個特務，還不多說，是和日本特務汪逆特務有連系的，他們簡直快成了一家了。但其他他們都是中國人，都是中華兒女，都還有些良心，他們看見邊區圍圍一切，都是為國為民的，堅決抗日，於是他們良心發現了，自己說出來，不忍完全遵照特務們的指示，害日害國。有的說：把手槍交了公家了。有的說：把毒藥、短刀扔掉了。我沒有被他們害死，但是前一月把我保存的整黨文件十八個被他們盜走了，最初我非常生氣，後來想盜去了也好，送到他們指揮機關去，讓他們好好看一看，把他們的歪風、壞風、惡風、妖風也消的盡一掃，或者也有點好處。現在國民黨區域，真乃是特務橫行，民不聊生；抗日軍隊，消滅不盡；文武官僚，上下一心；人民認錯，橫樹不清；敵人來問，引誘投誠；進退維谷，搖擺不定。你看他們把國家弄成個什麼世界了？他們的行為，下流無恥到什麼程度了？還正在那兒敘述不惜哩！（下接第一版）

(下接第一版)

重要更正

本月、日本報一版載神
軍某部擄掠神府居民、
一神府五區邊境區域外胡
棚、薛家疃、黃家塢、
棚、廿里墳、屏安鎮等
駐軍、一據上述各
處邊境境內、爲國民黨
所盤佔。特此更正。

計詭的手扒

很！」
鄭老漢立刻好幾揚了什麼，這倒還沒什麼，要是租子交不清呀！財主家的家傳下米討租時的腳氣才吃不消，八路軍的威風。

皺紋的臉上，呈現了老境中欠下的舊租不要說，就是年打下的也交不侈租子，可天謝地謝八路軍是你們一到這裏，第一年就租子雖沒漲，

八甲軍來了。那老漢湊了，他過去痛苦生活的遺憾，又燃上了旱烟筒，發展了緊蹙的眉頭，多皺紋的臉上，呈現了老境一切力要超軔的狀態。他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感激：

「同志！一講起，總覺得話沒盡。」

「你給咱算一下看：咱原生租種的三十來畝地，欠下的舊租不要說，就是年下打的也交不起租子，可是你們一到這裏，第一年就租一律減免，先實行減租減息。」

是麼？你給咱再算一下看：欠下的馬財主這年，全身虧空了，開天闢地的八路軍，租子雖沒減，

一樣的主子，一樣的聲音

張
謬作

徐千里

彭補仁即不服氣了，「別吹牛，我還殘廢乎來跟你爭一幹。」

「來，這兒還有一個殘廢呢。」一幫克坊同志叫起來，他也參加了以說要。

大家會笑起來，笑聲震響雲霄，山谷裏也迴響着，「呀呼！殘廢都跑到前頭去了，加油吧，落在殘廢的後頭可丟人呀！」

「對，加油！」

「哈哈，追上了。」每個組都橫着搭板平般的向上推進，誰也不肯落後一步。空氣是舒適快活：「鳥兒歡唱着牠們的勝利。」

七月的太陽雖然還沒走到天空的正當中，可是它的威感已經發揮了很大的力，向山野，向樹林，「洒下毒辣的熱力，發着圍倦的再不想拾起頭來，鳥呀，蟲呀……也都一聲不響的躲在樹林裏、草地裏。汗水浸透了牠們的衣裳，後襯上「一層糊似的緊貼在身上的」汗珠從額上、眼皮上直滴下來。然而他們並未因天氣的炎熱，而對攀樹有得意，因為他們滿懷頭份的子弟的投奔行動，而補健兒現在對繪繪草的努力上。

「伙們同志，你休息會兒吧，別再累壞了身體。」常振源關心到他的體力恐怕支持不下來，「這樣的動他。」

「是的，你這病病好容易才好，如果再被勞碌或耽擱着，病可容易再犯！」

兩支眼睛睜在冒火。

收工了。他們「溜驢似的」爬下了山，到清水河裏浸涼去了。

午睡後，又爬到了山上。有幾個同志沒草帽，熱熱的陽光晒得他們有點煩躁。王巧然同志一回頭，好像發現了什麼奇異似的的呼着：「有了，有了。」他「一副副」的爬上了「一棵大樹，折下「一大堆枝條，於就裝草帽的模樣，各都壓了一個「克兒，困蟲」的草帽。劉淑中戴上把腦袋一兜，笑着說：「別看土造貨，可比「洋」造的還風。」

碰這同志的驢頭柄脫落了，總安不好。「驢的驢尾巴，不用你！」他喘氣的擲下了這頭驢頭，跪在坡上，用手拔起草來，一秒鐘也不完費。

太陽漸漸西沉，微風吹乾了人們淋淋的衣服，副隊長亮了一乘涼快，快便還十餘汗手與樂兒，就了「就工了。」

於是大家聚了一個飽圓形勢，向營中央突進。聽不見誰還講話，四外也都寂靜，只有四十多把驢頭，遍遍地更前的那種「嘖嘖嘖」的聲音。

收工的時候有人提出來，四組沒有把地裏的笨動的天秤，第四組的同志都覺得不好意思了，他們要求隊長，又爬上山去摘掉五十斤的笨圓去了。其餘的人都各自摘了一捆四

把我帶進太行山去

武安敵佔區故事

[illegible]